

261 AI与新质生产关系

大家好，今天聊天的主题是：AI与新质生产关系。原本是想谈一下三中全会的，但不谈就是谈，谈其实也是不谈的。

AI是指人工智能，也可以说是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关系。有些朋友说，今年在杭州、广州、成都，好像我已经谈过AI人工智能与新质生产关系，在港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互联网上也有诸多的版本。是不是就不用再重复了，我想了一下子，还是得谈。一则，这只是一个契机。另外，可能在学校谈，在其他场合谈，未必谈得透。

另外我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先抛开正在发生的一些热点问题，我们聊一点远离现实的问题。并且今天我打算打破过去固有的聊天逻辑。我还是从我的读书札记开始跟大家聊起。其实谈生产关系，这还是老话重提。我讲资本论，实际上是花了一个章节来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顺便说一句，我们那个讲义可能很快会有书出来了。

生产关系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的发现，也是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支点。马克思最早谈生产关系，在公开发表的著作里，是他的一篇重要的文稿，叫《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未发表的遗稿中，那篇遗稿的题目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再一次谈到了生产关系。

老实说，对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似乎作为中国人是很熟悉的，我们特别是年长一些的中国人，无论是从简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是一般的传媒、各个渠道，都会经常听到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个词。最近比较多的是新质生产力，但比较少人讨论新质生产关系。我之所以在所有的今年的上半年的授课里都会谈新质生产关系，

是因为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上面，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

但并非生产力一定会决定生产关系。也就是说，拥有进步的生产力，未必能够建立先进的、文明的、或者是合适的生产关系。而，以我个人的观察，有的时候反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伟大的政治家建立了非常优越的生产关系，会极大的释放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我国建国75年的历史恰恰证明了这一点。我最近在写中国当代史。

我将中国当代史做了一个90年的安排。我约略是想从1937年，当然还有一段是没有发生的。这必然涉及到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一个历史的梳理。因为我们土地革命其实开展的更早，但是新中国是建立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是土改和工商业改造。实际上，是非常剧烈的改变了中国旧有的生产关系，从而导致中国生产力的迅速的进步和发展。79年改革开放之后，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节点，依旧是改变了生产关系。

改变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我自己研究香港当代史，我有一个非常深彻的体会，在1971年之前，你不能说香港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极高，绝不能这样看。如果你了解香港历史状况的话，1971年的香港的生产力水平是极低的而不是极高的。所以香港从1971年到1981年建立起来，一个极佳的社会治理结构，一个生产关系的新的结构，从而形成了经济的腾飞成为四小龙。

所以，讨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更接纳或者是我更接受，我们的先人或者是说我们圣人在**中庸**上的一个基本判断。如果你认为简单的是生产力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话，有可能会陷入另外一个误区。所以我认为二者并重、允执厥中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也许是最佳选择。其实，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他想说

的也是这样。因为马克思改造旧世界并不是改造旧世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要改造的其实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社会关系，马克思要改造的是社会关系。事实上马克思以其伟大的思想和理论开启了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文明进程，而这个文明进程恰恰是改变了生产关系。由于改变了生产关系，从而也迅速的促进了人类的整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逻辑上的互动、互生的关系，用《中庸》的话来讲就是包容，是一种彼此的包容和孕育。

马克思讨论生产关系，他将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主要的面向或者是三个主要的内涵。一个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我将它概述为财产关系。你们听过我《资本论》的讲解知道，我将它概述为财产关系。我也会将它再细化为**资本的分布**，而这个**资本的结构又决定了资本的三流**。平台上的朋友都熟悉我通常研究宏观经济用的资本三流的概念。它是一个生产关系里边第一要素就是财产关系。马克思将它定义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是生产关系里边最核心的部分，当然不是全部。

所以马克思在概述生产关系，第一个部分他讨论的是财产关系。第二个才是**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马克思的原话是人们在生产中地位。实际上是狭义的生产关系就是指第二个部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广义的生产关系包含了三个全部。生产关系的第三个内容，或者第三个内涵，或者第三个主要的面向是**产品的分配方式**。马克思的原话是分配方式，但我将它概述为分配关系。所以用我的语言来概述三个要点是**财产关系、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讲《资本论》，也不是讲生产关系，也不是讲政治经济学。我想说的是不管是马克思本义的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

我们在理解上容易局限为单个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其实在马克思之后，因为广谱的西方经济学不会用生产关系这个概念，来解析或者是分析经济结构，所以它并不被现在或当下的经济学界所认识，所以即便是在使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整个的体系里边，经济的研究和分析体系里边，也极少有人讨论**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就不会讨论国家之间存在的生产关系问题。

由于我们不重视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所以才会忽略关于国家之间生产关系的不平衡或者是不平等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的问题。就稍远一些而言，比如说清朝当中国的贸易出超巨大，就是我们出口茶叶、丝绸等等形成了对整个西方的巨额贸易顺差的时候，在生产关系上形成了一种不平衡、不对等的关系，它直接导致了**鸦片战争**。但在我国的清朝的政治家或者是知识分子。

并未重视生产关系的这种不平衡、不平等甚至扭曲。这种扭曲一旦存在，必然有一种新的剧烈的方式来使之再平衡。这个再平衡的过程可能对生产关系之一方会构成悲剧。比如说大清帝国，当大英帝国以及它的附属部分，当时的美利坚合众国需要处理与中国的贸易失衡。

他们最终采用了鸦片贸易，从而导致的鸦片战争，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的悲剧。是否形成平衡呢？实际上是由一种不平衡进入到另外一种不平衡。因为整个的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为西方的原始资本积累带来了充裕的资本。通过鸦片贸易，特别是美国获得了足够的白银，获得了足够的资本积累，所以迅速的完成了他们的工业化。而我国由于白银大规模流失，丧失了工业化的可能性。而又因为鸦片的涌入。

从而在物理意义上，不是制度意义上，是物理意义上导致中国人出现严重的问题以至于沉沦，出现了这种持续了百年之久的灾难性的

局面。我为什么今天要谈生产关系？因为我们又在面临一次新的生产关系失衡。这个生产关系失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失衡。如果有一些学者、专家、朋友认为不应用马克思的经济学的观点，或者是用生产关系来理解国与国的关系的话，那么提出其他的分析框架当然也是好的。

目的不是在于说明理论的可行性或者正确性，目的在于解决现实中的实际问题。好，虽然我们讨论远离当下，但举一个当下的例子，特朗普如果竞选团队确定之后那么可能万斯就是特朗普的副总统，共和党的副总统人选。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认为美国的问题是中国引发的，用我的语言概述美国与中国的生产关系正处于严重失衡状态。万斯的解决方案是向中国的汽车征收100%到200%的关税，当然不仅于汽车，全部开征关税。

那么今天晚上要提出的问题是关税无论是10%、100%，甚至到200%，能解决中美两国的生产关系的失衡问题吗？如不能解决那么万斯方案是一个错误的方案。这个错误的方案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因为我国经历了大清与大英帝国贸易严重失衡之后的近乎麻木的应对。我们今天恐怕不能再采用过往的麻木的应对，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方案，我不知道这叫什么方案，但是必须有一个应对万斯方案的方案。

意思是我们要主动的来解决我国与美国，我国与其他国家可能已经发生了的比较严重的生产关系失衡问题。请注意，在解决生产关系的时候，我们必须理解广义的生产关系和狭义的生产关系，理解微观的生产关系与宏观的生产关系。我今天放掉其他的，我只谈宏观的生产关系问题，涉及到国家与国家的生产关系问题，今天我也不打算展开。因为讨论外部的生产关系问题，涉及到我国处理内部生产关系的问题。

好多朋友说，到底要说什么？我说因为宏观生产关系的失衡，原因在内部生产关系出现了扭曲。什么意思呢？就是，如你将生产关系理解为纯的生产关系，有可能你并未理解《哲学的贫困》，或者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的本义。**生产关系是包含了交易关系，包含了消费关系的。**如果有交易关系和消费关系，你就知道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供求结构问题，有一个供需平衡的问题。

因为没有办法在讨论《资本论》的时候将中国历史带入，其实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或者很大的问题。当时由于大清帝国盛产茶叶、丝绸、瓷器，我们形成了非常大的贸易顺差，这个贸易顺差如何来获得某种平衡？如我国找到了平衡贸易顺差的方法，那么其实鸦片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今天我们出现了贸易失衡，我们如果只将问题局限于指责对方不负责任。

因为我们自己有我们的问题，他们有他们的问题。比如他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去工业化的社会，变成了一个纯消费型社会，而我们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生产型社会，生产和消费在某一种程度上达致了形式上的平衡，虽然生产关系上面扭曲。如果生产关系包含了交易关系和消费关系的话，你看在交易关系上和消费关系上是一个历史的结果，它有它的必然性。而这里边导致的双方内部的扭曲和不平衡，它需要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一般意义的奥地利学派或者芝加哥学派，或者是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会自然完成平衡过程。我们认为市场自然完成平衡过程的话，就不应该爆发鸦片战争。因为市场无法自发完成这个过程，才会爆发鸦片战争。如梳理国家与国家交往的历史，你会发现通过市场来完成平衡，以和平的方式、市场的方式来完成平衡的可能性几乎趋近于零。所以在讨论生产关系的平衡或者再平衡问题，讨论外部平衡和内

部平衡问题，讨论国家的生产关系问题，所以就一些新的思路或者一些新的解方。

好，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第一个主题，我们从生产关系里回到AI。AI是个什么东西呢？我以前讲过AI的本质，用一个我国的科学家的概述，用一个中文字的概述就是那个“炁”字。“炁”不是空气的气，而是“道炁”的“炁”。

这个“炁”用我的话来翻译，它就是一个无法用人类现有的直觉来感觉的能量。道家练的这个“炁”，或者是练的这种能量，或者是像自然，或者是自身生发出来这个能量，这个“炁”被我国的一位科学家用来概述AI的本质，它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但是AI又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它毕竟是在电磁空间形成的，无论它是一种信息的流，还是一种信息的场域或者是流的状态，它是不可视的。

我们对AI的本质的理解仍然处在一个初始阶段。对AI的人工智能的定义，无论查维基百科，无论查我们的百度百科，都会有一个完整的解释。在那个解释是一种终极解释吗？我想我们还需要再往前走。我想说的是人类的进步正在进入崭新的领域，如果我们将农耕文明定义为人与其他动物的一种重要区别的话，那么AI的这一次进步，我们经历过农耕文明。

后来又经历过工业文明，现在经历AI，我们不知道该用数字文明还是信息文明来定义这一次变化。但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的本质是人类（用佛学的话来概述）正在由有色界开始进入向无色界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会非常之迅猛，它将带来我们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新理解。我国政治家将AI所带来的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称之为新质生产力。

其实我们应该感到震惊的是AI可能深刻要影响的恰恰是生产关系。人类向无色界的进发，它是一次对神的挑战，因为人的能力将出

现几何级的生长，它是一次伟大的升维过程。人在农耕之后与其他动物不同了，是升维，人在工业文明之后再次升维，这回是一次更加重大的升维。我不知道应否用伟大，因为可能也意味着毁灭，所以它确实是有本质的不同。

当人类在可视空间，无论是欲界、色界迅速升级到一个近乎极限和顶端的时候，新的空间打开了，我们开始迅速向无色界的扩张。这一次不是一般的物理意义或者化学意义的扩张，因为在电磁空间，无论是场域的问题，还是内容的问题，它都是一种崭新的状况。而这种崭新的状况，对固有的生产力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发展。同时它也会深刻的改变旧有的生产关系。

实际上，目前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高度关注AI人工智能。对人类的整体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这样的说：如我们不重视此次AI人工智能对生产关系的影响，我们可能面临大清帝国在面临工业文明时候的麻木所导致的鸦片战争。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比如说关于对美国资本市场的讨论，关于对七朵金花的讨论，关于对美国资产是否存在严重泡沫的讨论，如果你用工业文明的视角来看，那就是了。

如果你超越了工业文明，用信息文明或者数字文明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恐怕结论并不是那么的简单。就一如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度时期，如你不能理解原有的农业文明时期的核心资产作为农田，开始迅速的在总资产中萎缩，那你就无法理解当全部人类的资产里边，农业文明的资产从90%降低到10%，甚至降低到10%以下整个的历史过程。那你就很难理解，在信息时代，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留下的资产将在未来总资产中的比重。

在摩尔定律的加持下，将出现令人感到恐惧的萎缩，非常迅速的萎缩，而数字型资产将迅速的膨胀。按照摩尔定律，它将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恐惧的膨胀。如你学过财务，你懂资产负债表，你知道资产膨

胀对资产负债表意味着什么？如总负债并不膨胀，而总资产迅速膨胀，股东权益的扩张膨胀到何等程度，那么持有股东权益的人是谁？重复不重复三遍，重复一遍持有股东权益的人是谁？而持有股东权益的人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你知道AI的本质与生产关系的那种密切的联系。今天是闲聊，我可以聊一点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知识、学问或者是其他的内容。我说一点儿过头的东西。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皆为有色，你看得见吗？但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无论是负债、还是共同权益，皆为无色。资产负债表是神奇的。一端是有色的，一端是无色的，而它有色与无色必须完成平衡。会计很厉害吧。

很久了，我们都是普通人，但有些人在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有些人在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有些人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端。我在说什么？我在说资产负债表吗？我在说会计学吗？不是。我在说生产关系，我在说政治经济学。说到这儿，我心里边有一点沉重，沉重的原因你们都知道，因为我想到了超级地租，我想到了金殖。好吧，我今天不说那么多。我想到了，这些概念在生产关系中的意义。

当代中国人对明史和清史的研究浮皮潦草，我尽量不去批评其他的学者，比如说史学家，比如说晚清与明初著名的史学家们，他们对明史和清史的研究。如真的了解明清历史，你难道真的认为明清两朝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睁开眼睛看世界吗？他们不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吗？他们不知道瓦特发明了蒸汽机吗？

他们知道的，其中有些人，不但知道而且大声疾呼。比如说中国天演论的作者，他就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然而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吸毒者，在郁闷中死去。认识到生产力，就能改变生产关系吗？认识到AI人工智能的重要性，就能改变生产关系吗？事情真的是这么简单吗？当然不是的。AI人工智能给人类提供的是什么？

是知识的汇总综合叠加，以新的生发。现在用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进行新的物理和化学的模拟，甚至可以产生新的物质。它极大的提高了人们认知的范围和认知的速度，就是在认知这个问题上，在空间和时间无限扩展，而且速度极快，而且是以摩尔定律在进行。意思是**知的能力，变成了人的核心能力，知的权利变成了人的核心权利。**

在知的基础上做什么，和在不知的基础上做什么区别太大了。例如，一个瞎子给他一挺冲锋枪，一个心明眼亮的人只有一块石头，其实谁能赢？都不需要讨论。如果在对此问题上的认知，仍然存在整体上的问题，或者是在我们在固有的生产关系上无法完成进化，那么我们并不能处于一种。

在最近的交流和教学过程中，我也与一些朋友反复讨论 AI 人工智能与我国的关系。我甚至把它写成文章，或者是在演讲中提出了关于国家资管进化的一系列的想法和建议。我知道有些想法、有些建议，从想法建议到落在地上，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时间，我对此也存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

不过，我们经历过去从近代史以来无数的悲剧，所以我们期待着，仍期待着形成我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的共识。我们必须站在世界的高处，看向远方，我们不能再一次重复 1840 年的错，我们不能重复那样的错误。外部环境在剧烈的变化，有些朋友说谈一谈川普遇刺，谈一谈川普和万斯提出来的对华的一系列言论，谈一谈如他们当选会给我国以至于整个世界带来的变化。

事实上，我国的学者专家非常敏感于重要的时政问题，或者是国际政治问题，或者是地缘政治问题。他们做了大量的这方面工作或者是这方面的研究，但我本人认为最核心的问题不在此处。我高度重视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但决定国家之间生产关系问题的是社会内**

部的生产关系问题。如果社会内部的生产关系的问题不能解决，例如从地租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极好的解决。

那么，即便是奥地利拥有梅特涅这样的宰相，奥匈帝国的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技术上的厉害、能力解决不了结构型问题。所以今天的课我想讲 AI 与新质生态关系，我想你们懂我内心深处的想法。至于具体的细节或者是内容，其实今天的聊天也聊不了那么多，将来有机会我们再深入。

在处理国家之间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上面，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极端化的趋势，不管是俄乌战争还是巴以战争、一系列的冲突，如果你理解它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的话，也可以，但我更多的是喜欢将它定义为国家之间的生产关系问题。它只不过是解决这个国家之间生产关系的问题，没有办法用和平的、或者是理性的、或者是用经济的方法来完成解决，所以被迫使用极端手段，使用了战争的手段。

在讨论里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上上节课我讲的站在北极上空俯瞰三国四方，其实已经说了一些国与国生产关系的问题。例如当俄国自己有选择能力，他当然最优选是美俄关系，美俄完成天下共治。然而这是一厢情愿，不被接受。虽是最优选，但是不被接受，那么俄国选择了俄欧关系。

俄国的强大的自然资源和军事能力匹配欧洲强大的生产能力，那么就形成世界上新的一极。这是其他国家所不乐见，所以俄乌战争必须爆发，因为这种生产关系不被接受。无论是德俄联盟还是俄欧联盟，实际上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挑战，当欧元区出现，如果加上俄欧结盟，如果俄罗斯加入欧盟的话，欧元的强大你可以想象。它将重新地扭曲，或者是打碎旧有的国与国之间生产关系的平衡，所以战争就不可避免。我们看到的全部是现象。

而有些现象用简单的、一般性的道德判断会丧失我们的客观性，所以我们还得听圣人的话。“允执厥中”不用一般意义的情绪做理性判断。处理国与国的生产关系，如能先落子，提前落子，那么可以赢得主动权。有的时候先落子往往有着神奇的效果。在处理美俄关系、欧俄关系、中俄关系上面，我一直认为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我们没有资格批评任何国家，但是如俄国人对美国和欧洲，对中国有充分的理解，“先期落子”其实是可以避免一场战争的。但是由于没有看清楚事情的本源或者是本质，出现了一厢情愿。在一厢情愿不能实现的时候走极端，就必然产生一个并不想见到的结果。当年慈禧向万国宣战，其实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如能“先期落子”，解决生产关系的不平衡问题。

我一再说、一再说“先期落子”的问题。我是想说——失衡问题不要简单地定义为一种情绪化的，一种将它变成一种情绪化的认知。不要简单地将它情绪化的认知，不要简单的认为对手滥发钞票、不负责任等等。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要想的是你可以做什么，并且先做，“先期落子”。如不能如此被动等待，假设川普万斯当选之后开启贸易战，我们被迫迎战，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点时间。

回到今天的主题。如果认知如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经济问题，类似于我们对房地产的问题的理解，类似于我们对一系列生产过剩问题的理解。如我们对资本的载体即将发生变化，这件事情有深刻的认识，就是资本的载体不是砖头了，永远都不是了，而是Data。我们有新的认知，那么如何处理财政和金融的制度和政策建设问题？难道思路不就打开了吗？难道不是豁然开朗吗？难道还需要抱持着1979年的那些固有的逻辑和套路吗？不需要。继承和发展都是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认清自己的特质，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寻求最适合自己的方略。今天这个聊天聊的稍微大了一些。就这样了。留点时

间谈几句我对市场的看法。里边外边的事情都比较多，热点比较多，所以乱花纷飞，迷乱眼，好多朋友一直在问我，是否仍按既定方针办，我今天再次清晰的回答大家的意见。

我们仍然坚持持盈保泰，按既定方针办。越是这样的時候，越要按地定方针办。因为我们不是算命先生，我们也没有开天眼，并不知道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在香港，与香港的朋友对特朗普明年可能会在财政和金融上采取的一些的方案做个前期的预判，并且对这些预判可能产生的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或者是对我国的影响，作了一点前期预判。也请一些朋友做了一点模拟。但是……

这个世界总是变动不居的，我们用这样的一个预判来做出一个着实的一个安排。像一些朋友那样，一预测就是20年，并且前20年很准，后20年还将很准。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不客观了。因为，你能前面是20年都对，那就不应该是现在这个状况。如果你后边20年还能对，那这个事情确实是有点大。难道神重新回到人间了吗？所以我们不做这样的安排，我们只是对自己能做的事情、可能做的事情，做一个最低风险安排。

整个市场有一点反应，这个反应好像再一次表达出一种利好出尽的样子，但我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目前的疲弱算是利好出尽，资金出走。虽然整个市场的评价是这样的，但我不这样认为。我对下半年，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我觉得我们有时候会有过高的要求和过高的期许，而忽略了做事者的难度，我们不可以对自己对别人强求。

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其实是处理好自己手上的东西，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把它处理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涉及到具体问题的判断，我想就不讲那么多，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可能在做粮食，在做其他的量化的一些东西，但我希望你们还是坚持既定方针，按既定方针办。在可预见的一个时期，都要坚守既定方针。

互联网上有好多朋友一直在嘲讽短股长金这四个字。其实那只是一个语言表达。长有多长短有多短，大有多大小有多小，那是一个非常的虚的问题，你可以长十年，也可以长三年，也可以长一年，短也可以很短。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状况和对世界的理解，我们只是提出一个原则性的建议。不能对每一件事情形成一个刻板的认知或者是一个固化的僵化的决策。

大体上今天就聊这么多。因为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老朋友、新朋友，北方的朋友，南方的朋友还是境外的朋友，都很关心今天这个聊天。因为他们想听听我对三中的看法、对外边的一些事情的看法。其实我已经都说了，也可能什么都没说。我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吧。明天下午三点，如果有时间，我再拾遗补缺。好，祝大家周末愉快。